

同人异名之谜

马 向 欣

沔阳卢弼先生于1936年编《三国志集解》一书，集各家注疏之大成，实为古今之佳本。《三国志·蜀书》中有个陈式、陈戒的问题。就宋本而言，先主传中章武二年作陈式，后主传中建兴七年作陈式，而诸葛亮传中建兴七年却作陈戒。向称善本的明南监本中，一律作陈式。卢本在亮传中亦作陈式。但在式下用小字注曰“宋本作戒，通鉴同”。提起宋本，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谜。后主传中是“（建兴）七年，亮遣陈式攻武都、阴平”。亮传中是“（建兴）七年，亮遣陈戒攻武都、阴平”。同一年，同一事，同一人，而名不同，为什么？这就是一个谜。在宋刊元明遞修本中（即所谓三朝本中），元大德后的修补人士未破此谜竟简单地把宋本的戒字改为式字。从此以后，各本就均作陈式了。有的注明宋本作戒，有的就不作此注了。元人此改，大概是因为先主传中也是陈式吧？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。同人而异名，宋本必有一错。但究竟是戒错还是式错不能等闲视之。必先弄清为什么错这个谜。

在亮传中有个与前两传不同的特点。在陈戒二字之前不远处，有一句“箕谷不戒”。其中也是个戒字。它对破译此谜却提供一条重要线索。《三国志》最早刻本是北宋咸平年间刻的，其底本当是初唐手写的（见台北商务1966年本史梅岑等著《中国印刷发展史》）。初唐时期今体戒字尚属罕见，而通行戒。今日看来，此字并不特殊。然在唐太宗书《晋祠铭》之前，此种结构尚

属罕见。至中唐颜真卿书《干禄字书》始规定戒为正体、戒为通用体，然终唐之世，均不断有人用。这可于《千唐志斋藏志》中及敦煌遗书中见之。且明、清好古人士，尚时有用戒的。如故宫养心殿乾隆甲申御笔就有“还宫斋戒作”之句。写咸平本书手们不识此字，故在先主传和后主传中，把底本上的陈戒误写作陈式。写亮传的人写到“箕谷不戒”时，读为“箕谷不式”语意不通，向高明请教，才知是箕谷不戒”。因此，到后面写到“陈戒”就不假思索地写为陈戒了。照中华书局1959年刊《三国志》卷首所附咸平本书影，每半页14行，正文行25字，裴注行24字计算，连裴注，前后两处戒相隔51行，每版28行、两版已56行。51行在两版的工作量内。“箕谷不戒”与“亮遣陈戒”，很可能是一两天内抄写的。故能引以为戒。

先主传中“章武二年吴班、陈式水军屯夷陵”句中，何以见得这陈式不是另一人，而也是陈戒呢？这可从下面三方面看。

（一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，建兴七年作陈戒已如卢注中所说，章武二年怎样呢？先主传中，吴班、陈式水军屯夷陵，事在章武二年正月。而《通鉴》却越过正月，仅写二月如何如何。可见司马光的一套写作班子中的人也不相信是陈式而回避之。

（二）在《华阳国志》明嘉靖四十三年杨经刻本，和天启李一公刻本这两刻本中，建兴七年都作陈戒。章武二年杨本作陈诚，李本作李畿。此两本中均有宋元丰元年吕大防序。这两本的最初底本，当就是吕氏刻本。底本中无非是陈式或陈戒。想底本中该字不完整，才一本抄作诚一本抄成畿。但这两个错字，却有一共同特点，即右下均从戈而不从弋。所以这不完字的字，必非从弋之式而为从戈之戒。

（三）在明钱叔宝钞本《华阳国志》中，章武二年和建兴七年中均作陈戒。钱氏钞本前有宋嘉泰四年李埴叔重刻序。钱氏在两年中陈戒，即反映宋嘉泰李氏重刻本该两年也是陈戒。

由以上三条资料，可见章武二年中也是陈戒而不是另一人陈式。

明南监本《三国志》成于钱氏钞本之后约五十年，对此无所反映。当系未见此本。因钱氏该本并未刊行。1919年上海涵芬楼始从乌程刘氏嘉业堂借得此本影印行世。清嘉庆顾广圻校廖寅所刻《华阳国志》，及光绪五年沈家本校南监《三国志》时，均未见到此本。我们今天有幸获睹钱氏手抄宋嘉泰稀本，对此一机会应予珍惜。

附笔：篆隶不作今体戒，自不待言，楷书自晋以迄唐初，除二处不可靠资料外，笔者所集数十条可靠资料均作戒（古）。戒（古）亦有四种形式：（1）从戈从工从八，（2）从戈从天，（3）从弋从工从八，（4）从弋从天。具体事例，在此从略。

作者原工作单位：北京电力专科学校

《程史》书名考释

胡天明

《程史》十五卷，岳珂撰写。岳珂（1183——1234），字肃之，号亦斋，又号倦翁，祖籍汤阴，晚年居于嘉兴，是抗金名将岳飞的孙子，敷文阁待制岳霖的次子。他以父荫入仕，累官至户部侍郎、淮东总领制置使。岳珂长于经学，工于词章，一生著述甚丰，流传至今的除《程史》外，还有《金佗粹编》、《媿谿录》、《玉楮集》、《棠湖诗稿》等。另外，尚有一些见诸文献记载，但今天已经散佚的著作，如《东陲事略》等。